

忆旧时

两千年前，沐水河畔涛声涌动，月色与兵器的银光相交辉。

而今，古镇灯火通天亮，照亮了阿普镶嵌银丝花纹的旱烟杆。阿普轻轻敲击大山里，沐浴月色光芒的滑溜青石。蝓蝓的演奏声此起彼伏，院内，大花搪瓷盆在月色下锃亮，闪烁

出温柔色彩。恍若回到小时候，阿普敲击着我的小小手心；时光如流水，在山谷肆意流淌，我猜，一定有什么在疯长，掩盖斑驳岁月。

每一个夜来临，青蓝色的“的却良”衣衫覆盖在棉被之上，守护我甜美的梦乡。梦里，阿玛的黑发在山间闪着黑色的光彩，对岸的山歌，唱

呀唱不完。中秋节前，苞谷地里的金黄果实收获不完，温泉水的热气萦绕在山间。夜幕，在温泉池水泡澡，除去庄稼人一天的疲惫。

夜深了，寨子的街巷拂过秋收的熟稔气息。繁星高远，偶尔的鸣笛伴着远光灯通向去往西藏的路。

6

净化心灵的生命家园 天人合一的生存家园 和谐幸福的生活家园 人类未来的理想家园

幸福

致富路上万众一心齐步走

(上接第五版)

“1987年，我就开始跑泸定到成都的运输，开过货车、跑过客运。”8月20日，陪同采访组重走二郎山老公路的泸定县文旅局司机董德超感慨连连，凉风顶、别托、长海子道班是他当年经常休整的地方。

一年有大半年的时间翻越二郎山。董德超说，虽然已通车，但二郎山公路常年遭遇暴雨、浓雾、冰雪等恶劣天气，滑坡、泥石流频频造成断道。正常情况下，从成都到康定，第一天住雅安，第二天才能到康定，如果遇到塌方断道，常常会被困在山上好几天。再加上二郎山公路部分路段一边是万丈悬崖，一边是笔直崖壁，司机翻一次山犹如过一道鬼门关。据不完全统计，仅1975年至1983年9月，二郎山公路上就发生了交通事故136起。

顺应时代发展要求，二郎山隧道建设迫在眉睫。1996年5月25日，二郎山隧道正式开工建设。

开掘二郎山隧道的难度不小于修筑二郎山公路：隧道全长4176米，穿越8条大断层、数十个溶洞暗河、2000余米的岩爆大变形以及高承压水的地段，是当时中国在建公路隧道中，长度最长、海拔最高、盖深第一、地质状况最复杂、外部环境最艰险的“五宗最”隧道。

2001年1月11日，二郎山隧道全面建成通车。隧道绕开了二郎山上25公里的“鬼门关”，驾车仅10多分钟就避开了最危险的路段，从康定到成都，路程由过去的两天缩短至7小时。

谈到公路畅通带来的变化，在距离二郎山隧道数百米远的泸定县冷碛镇团结村，46岁的村民肖福银喜上眉梢：“隧道建成后，通村路拓宽硬化，全村有50多辆大货车跑运输。我一年能挣20余万元。”

物流运输让部分村民先富了起来。团结村“第一个吃螃蟹”种植蔬菜和羊肚菌，成立全州首个特色观光农场、发展大樱桃和核桃等林果经济，村民外出务工，人均收入从2010年的2000元提高到近2万元。

“有了钱，我们在泸定县城买了电梯房。”肖福银底气十足地说，我们村由奥名昭著的“飞虎村”成为“全国文明村镇”，村民终于可以挺直腰杆过红火日子了！

进入新时代，修建高速公路成了甘孜人民的新追求。2012年11月，雅康高速开始施工。雅康高速公路全长约135公里，总投资230亿元。2018年12月31日，雅康高速公路提前9个月全线建成并试通车运营，结束了甘孜州不通高速公路的历史。

施工中，二郎山高速特长隧道是全国建成通车的高海拔地区长度最长的高速公路隧道，隧址处于板块交界地带，穿越13条区域性断裂带，地质条件极其复杂，被称作“地质博物馆”。低瓦斯、岩爆、软岩大变形、突泥涌水等地质灾害，给隧道施工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施工人员克服种种困难，让二郎山的通行时间再从1小时缩短至15分钟。

如果说20多年前，主洞长4176米的二郎山隧道是国内最长隧道，如今全长13.4公里的雅康高速二郎山高速公路隧道则是它的3倍。

雅康高速与蜿蜒曲折、陡峭险峻的川藏公路相比，它将成都至康定的行车时间由原来的2天、7个多小时，缩短到3个多小时。

“想起往年杵坭坝，不由两眼泪花花。屋里屋外窄卡卡，户户都是竹篱笆；羊肠小道路难走，有病有痛无钱花……而今同样一个杵坭坝，哪家不是笑哈哈。漫山遍野樱花桃，房前屋后金疙瘩。游人多了没法说，挣钱就在屋檐下。修得广厦千万间，我唱山歌把党夸……”泸定县冷碛镇杵坭村“山歌王子”吴全清自创的山歌道出了杵坭村交通变迁的真实写照。

通村公路建成，一座座水泥桥如长虹卧渡大渡河上，即将建成的泸(定)石(棉)高速公路穿越杵坭村，依托便捷的交通优势，杵坭村不断将水果优势和区位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延长产业链。充分发挥杵坭村茶马古道口和亲河亲水田园优势，以观光农业、赏花品果、尝特色农家菜为载体，打造集红色文化、休闲旅游、农耕体验、山歌文化为一体的“大渡河阳光康养休闲旅游示范区”。2021年，全村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8800元，杵坭村从远近闻名的落后村摇身一变成全县首个人均可支配收入超万元村。

“路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荣誉是战胜艰苦得来的。当初从驻地乐山到拉萨，进军脚步声就是一道嘹亮的进行曲，这首嘹亮的进行曲至今还在我的耳边鸣响。”正如当年的女兵珊珊在书中写的一样，这首嘹亮的进行曲一直激励着我们不断向前。

田野之旅

走马二云端

◎范河川

一、走进来马镇

“未明龙骨骏，幸得到神州。自有千金价，宁忘伯乐酬。虽知殊款段，莫敢比骅骝。若遇追风便，当轩一举头。”在甘孜县走马节日期间，我来到丹霞小镇走马镇观看走马有感，脱口吟出了这首唐代诗人陈凝的《马》。随行的朋友诧异的看了我一眼，说到：“记性真好，这样冷僻的诗也能记得。”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夸我，因为他接着就问我：“这首诗和甘孜县有关系吗？”

我长期在做田野调研工作，期间参阅了关于茶马古道、茶马互市的很多资料，也一直在关注茶马交易中的马文化，这是因为很多关注涉藏地区的学者研究的重心都是茶，诸如大路茶(官茶)、小路茶(走私茶)、打箭炉锅庄交易等，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学者对康巴的马是如何进行交易，中央政府马政如何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落地和实施进行解读和研究。我在甘孜州各乡村工作多年，搜集并积累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原始资料，有机会与同行的朋友交流，希望他们能有新的收获。

“还没有天亮，一匹骨骼和龙一样轻盈的马，有幸来到神州。这可不是千金不换的宝物，看到它为伯乐付出的酬金都会忘记。虽然知道有很多骏马的品种，却却无法与这匹骏马相比。你看他在奔驰的时候，高昂着头如在风中踏云飞驰。”我一边走，一边向朋友诠释这首诗，好让他们在观看走马表演时有所参照和体会。

二、走马历史解读

大家向我投来疑惑的眼神，我便接着说：“甘孜县的走马历史，可追溯到明朝。当时是在主管马政事务的太仆寺指导下，有目的、有规模、有计划地开展调教、训练和选拔马匹的马政管理服务。甘孜县训练出来的走马就是专门提供给王公贵族、大将军用的，走马的特点是温驯、不颠、高雅。走马是有独特步法的马，一般乘马由静止到飞奔，会经过慢走、小颠、扬蹄、快跑等几个改变步法的过程。走马的训练很难，需要最好的骑手，用腰、腹、臀的力量，较着劲，长年累月把马调教成顺拐走路，分左右两侧分别同时举蹄落地，使人在骑行过程中马的重心只有左右地摇摆，避免了腾跃、浪颠，骑马的人会觉得非常轻松舒服。这是因为走马由静止到快跑，步法基本没有改变，只是步幅和步频产生变化，使得骑手的重心和身姿不需要有太大的变化。当这样调教出来的马被送到中原，正是诗中所指感觉。”

看着大家豁然的表情，我又讲起了红军长征经过甘孜县时，时任第30军政委的开国元勋李先念与甘孜县一位藏族同胞交换马匹的故事。一次外出，李先念碰到一位康巴汉子，他看见康巴汉子所骑的马是他南征北战中见过最好的马，于是他问换不换？康巴汉子见有人喜欢这匹马，也

非常开心，好像遇见了知音，便停下来与李先念交谈。都说喜欢马的人狂野、豪爽，天生敏锐，对人的行为活动有不一般的洞察力，且容易与人交朋友。康巴汉子说：“看你也是懂马的汉子，我这匹马可以换，但你要用两匹换我这一匹，而且两匹都要岁数小的母马。”当时李先念的警卫员盛先传正好骑的是一匹母马，于是他指着警卫员骑的马说：“这一匹给你，然后再到我那里挑一匹母马可以吗？”康巴汉子见李先念如此耿直，马上就同意了。于是，他跟着他们到军部警卫班，任由康巴汉子挑了一匹。交换后，李先念骑上康巴汉子的马，来回跑了几圈后，高兴地说，果然是一匹非常好的马，跑起来很快，均匀平稳，也很听话。

三、解答茶马互市历史

同行的朋友听后感叹，原来有这样的源流，之后又纷纷提出疑问：“茶马互市不是一直都是以康定为中心的交易市场吗？”“马市的交易不是在笮都县(泸定)或说是冷边和沈边长官管辖地吗？”“许多史料记载不是认为马市交易市场在木雅(新都桥)吗？”“还有《华阳国志》说马市交易市场在旄牛县(汉源县)吗？”……

这些问题在雪山下的小镇提出，让小镇忽然增加了些许神秘，远处的卓达拉山云雾盘绕，缥缈中，随着阳光升起光影的变化飞渡流泻，仿佛还流淌着袅袅的观音。随着云雾消散，最终卓达拉雪山露出了美丽的山峰，好似一排玉柱立地擎天，并肩耸立在雅鲁江西边。山脉气势磅礴，洋溢着一种雄奇、壮丽的的美，宛若一条矫健的玉龙，从碧空蜿蜒而来，腾跃于锦绣大地之上。而倒映在小镇小湖的景色美轮美奂，使得整个小镇构图的层次一下展开出来，虽是精心打造的人工景点，但人为和大自然的结合却像是上天相映成趣工写交融，自出机杼的意境描绘。

远处的村庄，马儿已经悠闲地走出了农户家门，前来观看精彩走马表演的人越来越多，就像是期待着最美丽的那场遇见，等待一曲最美生命之歌的展现，在青春岁月的烟火里点燃激情。如画的风景里，大家又开始了刚才的话题，这也成为了走马表演前的讲解。“甘孜县走马是见证茶马古道变化如活化石般的见证。最早康巴是归甘

肃等处行中书省管辖(后更名为陕西右布政司、陕西都司、陕西行都指挥使司)，不属于四川管辖。青海和四川涉藏地区与汉地交界区域称‘多康’，《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四年十月十六日‘置朵甘(康)卫指挥使司’(相当于省)，治地甘孜县。在多康设立了的李里(白利)加千户所，与另一个是康东的长河西千户所共同管辖康巴区域。”我把所知道的历史厘清了一下，开始详细解说：“茶马古道的路线变化随着时间记忆痕迹的逐渐淡化，在脑海中海更多的是清以后的路线。早在唐代吐蕃要求与唐划界互市，提出交马于赤岭(今青海湖东岸日月山)，互市于甘松岭(今四川松潘县)。唐允许交马、互市均在赤岭。这条线有人称为唐蕃古道，线路是从今阿坝州到色达达过炉霍到甘孜县或色达直接到甘孜，也就是传统入藏道路国道317线。另一条是从玉树到石渠进入甘孜州。第三条是从成都——临邛(邛崃)——雅安——严道(蒙经)——翻过大相岭至旄牛县(汉源)渡过大渡河到达磨西和木雅地区，这是传统入藏道路的国道318线。这条线到明朝有了变化，开辟了自碉门(天全)经荊州(岩州，今泸定岚安镇)逾大渡河至长河西(康定)的‘碉门路’茶道，并于岩州(岚安)设卫，驻军以保护茶道畅通。后来岚安随着‘西陲之役’的胜利，泸定铁索桥建成变成偏僻之地，康定彻底成为了茶马重镇。得益于中央政府马政政策，在国道317和318线传统入藏道路的茶马古道上，马交易主要市场便在当地传统文化习俗中诞生，一个产生于理塘县，另一个就产生于甘孜县(舍石渠县)。

马的交易是通过赛马和表演来选择和竞标的，选好的马会通过马政管理部门由军队统一安排。至今理塘的八一赛马会，甘孜县的走马表演等都是马政传统选马规定活动传承下来的，逐渐成为了广大农牧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节日。”

寒灯旧事

乡下的文娱

◎彭家河

乡下的文娱活动极为稀缺，偶尔从村里路过一个耍猴戏的，也会成为全村最热闹的事。

耍猴戏的多数是外乡人，背着一个大大的背兜，边走边敲打着清脆的马锣。只要听到马锣声响，家家户户都要跑到院坝里来张望。耍猴戏的也都是远乡的农民，在农闲时没有别的事做，便走村串巷挣点油盐钱。

年轻人脸皮薄，一般都不愿意出来做这个，如果遇上刁钻一点的人家，骂他说是出来讨口要饭的，那可可能把耍猴戏的气死。出来演出的都是中年人，经过的世道多了，遇事也能从容对待，即使遇到奚落，也不会有太多的怨言。

但是一般人家对这些外出的手艺人还挺客气的。马锣一响，最先跑出门的自然是小孩子，老道的当家人这事遇得多了，听到马锣过来了，如果家境不好，便躲在家里不出来。如果稍微好一点，便准备一两块零钱或者一大瓢白米，好打发给这些耍猴戏的。为了不吃闭门羹，只要到了主人家的房外，耍猴戏的也拿出一个脸壳罩在脸上，脸壳笑嘻嘻的，主人家看着高兴，即使受到了冷遇，别人也看不到自己的尴尬。

耍猴戏的来到院坝里，先自说自话，独自演唱，如果有主人出门，他便扬起手中的鞭子，对猴子叫道：“三娃，给主人家做个恭喜发财！再翻个跟头！”猴子便恭恭敬敬地照做。看到猴子这么通人性，围观的人都喝彩起来。主人家也明白自己该做什么，于是便拿出事先准备好的赏钱或者粮食。耍猴匠如果见主人家大方，拿的钱物较多，便要专门停下来在院坝里演一场。

只要耍猴匠的马锣一敲，那憨态可掬的猴子便一摇一摆地从背兜里用嘴叼着一个一个的面具，然后装模作样地在人们面前招摇过市，引起一阵阵哄笑。耍猴匠背兜里的东西还真不少，那猴子一会拄个拐杖，戴个须发花白的脸壳，一会又穿上大红的小袄，打扮成风情万种的小媳妇出来了。为了让节目更加精彩，耍猴匠还向主人家要根长长的竹竿，自己紧紧地直撑在地上，吆喝一声，猴子便敏捷地爬上竹竿顶端，做出各种姿态，引得下面的观众啧啧称赞。猴子在马锣声中尽情表演，周围的村民们越聚越多，耍猴匠看准谁是有钱人，便不时对猴子吆喝一声：“三娃，给这位大哥做个恭喜发财！”“三娃，给这个娃娃翻个跟头，祝她明年生个双胞胎！”在观众的笑闹声中，男男女女便掏出零钱，放到猴子伸过来的盘子里。

盘子里的钱越多，耍猴匠就越高兴，于是把猴子吼得更勤了。猴子累了，便摘下脸壳扔在一旁，呲牙咧嘴地直往人群外面跑。耍猴匠知道猴子想偷懒，于是大吼一声，紧紧拽住手中的绳子，照猴子那红屁股打几下，于是那猴子便又灰溜溜地表演起来。演出结束后，耍猴匠便向主人家要一两个红苕或者吃剩的饼干，那猴子便旁若无人地大嚼起来。

大人们看猴戏要完了，各自回家忙活路了。小孩子们兴味未尽，便围着猴子玩。几个孩子远远地围着猴子，看它吃东西、捉虱子。胆子大的小孩还找来根木棍，远远地拨弄猴子，猴子一般是不理睬这些孩子们，实在惹火了，它便猛地冲过来，像要厮打这些小孩子。孩子们看到猴子冲过来了，都哇哇惊叫着跑开了。耍猴匠看到猴子后大吼一声，那猴子便又乖乖地回到原来的位置。

如果时间晚了，主人家会留耍猴匠吃了午饭再走。耍猴匠也不客气，坐下来吃上一小碗，主人家一再劝说，耍猴匠才肯再添一碗。出门在外，一定要装得斯文，一定要勒紧裤腰带，如果放开肚皮三五碗吃个饱，那下回就没有哪个敢留他吃饭了。耍猴匠吃完饭，再戴上脸壳，敲起马锣说上一阵祝福的话，再叫猴子翻几个跟头，然后说声道谢，便走上大路向下一家走去。孩子们都不愿意回家吃饭，于是又跟在猴子后面，又向下一家走去，直到耍猴匠要离开村子时，孩子们才依依不舍地回家。

如今，耍猴匠早已销声匿迹了，村里人大多到南方北方打工去了，肯定那些惯于偷懒的猴子们早已丢失了手艺，或者再也找不到技艺的传承者了。于是，猴戏便在人们的记忆中越来越远了。

